

一畦金黄

□郑海英

小时候,我家有个院子,一进院门是一堵影壁墙。绕过影壁墙,东西两座房屋,房屋中间是前院。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棵香椿树,几棵其他树。母亲在院里种了鸡冠花、指甲草等花草。花开的时候,争奇斗艳,十分好看。而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在后院的空地上种下的一畦向日葵。

当初,母亲决定将后院一片荒地收拾出来,打算种点什么。母亲说干就干,过了几天,母亲在拾掇好的地里埋下一些种子,兴致勃勃地说:“等着看吧,过一阵子这里就能开花,长出瓜子了,到时候管你们吃个够。”

我听了很高兴,帮助母亲浇水。夏天雨水多了起来,从土里拱出的小苗苗个头蹿得很快。我一放学就往后院跑,听着蜜蜂嗡嗡、蝴蝶振翅,看着向日葵的花朵像金黄的盘子,热烈地打开在瘦弱的茎上,高兴地在田里钻来钻去,仿佛金色的蝴蝶。盘子中心密密麻麻的籽粒变成黑白相间的颜色了,母亲说:“再等一等,熟了就可以吃了。”

我渴望早点吃到葵花子,趁人不备,偷掰一个花盘,钻到后院竹林里。抠出籽粒,嗑到嘴里,软软的、涩涩的,还带着水气。据我调查,我的其他几个姊妹也都在偷吃。我们把花盘抠得七零八碎,扔到后院的竹林坑里。大家一致认为母亲不会发现。两天后,母亲做了晚饭,把我们叫在一起,说:“吃过饭不要乱跑,妈有事说。”

我心里一紧,糟了,是不是偷吃的事暴露了,便有些不安。没想到的是,在我们吃饭时,母亲去后院掰下几个花盘,放在桌子上。母亲说:“想吃就吃吧,没事。”见母亲没有责怪,我们并不多想,抠着籽粒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母亲问:“葵花子好吃不好吃?”妹妹吐了吐舌头,说:“不好吃,没有仁儿。”我也吃了不少空壳,认为没有买的好吃。

母亲说:“等它完全熟了,就好吃多了。”母亲又说:“别看它花盘很大,密密挨着的都是籽粒,可壳里面的瓜子仁都还没有长成呢。长熟的瓜子不仅好吃,还可以榨油,等熟透了,妈去给你们榨油,这种油金黄的颜色,可香了。”

我们平常吃的油都是菜籽油,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金黄的葵花籽油。

母亲脸上很平静,继续说:“妈希望你们记住,无论哪一种果实,都是熟了才能吃。做人也是这样,好好上学,多学东西,肚里才有货;书本啃透了,才能长在心里,以后才会有用……”

母亲唠叨起来没完,那晚的话我却铭记在心。每到我想偷懒,急于求成地想做一件事,就想起被我掰掉花盘的向日葵,想起那一畦金黄以及母亲的教导。

太行山的笨核桃

□王保利

山里的朋友送来一纸箱笨核桃。

我用两天时间,夹击着与山石一样坚硬的核桃,手累得生疼。瞧着一盒蜜蜡似的果仁及一堆破碎的果皮,心也疼起来。

出生在太行山麓,对大山的记忆,除了满山的荆棘外,印象深刻的便属核桃树了。核桃树是山中特有的树种,它遍布山坡僻壤,根植山石之间,又奉献着山石般坚硬的果实。

巍巍太行山上,清晨第一缕阳光斜射进核桃树的斑斓枝叶中,小松鼠在百年野生核桃树上蹦跳雀跃。从小上山玩耍,我们也喜欢在核桃树上攀爬,它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浓荫,承载着儿时的几多快乐。

每每到山中采风写作,我都会寻找并打量着再普通不过的核桃树。它没有白杨树挺拔,也没有柳树的婀娜,它的树干粗壮结实,皮肤黝黑粗糙,若要说外貌,恐怕就是树中的“丑汉子”了。只不过核桃木木质坚硬细腻,除如紫檀木做家具外,制作的工艺品经久耐用,别致的木纹生动清晰,在视觉上是一种很好的审美物品。

山中大多数核桃树已有几百年的树龄,所结核桃是祖辈留下的老品种,当地人称为笨核桃。笨核桃生长条件恶劣,保持了它原有的野生品质,所以有人说越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越能长出坚硬的果实。山上的笨核桃个头小,结果少,硬度却高。单果也重,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将两颗核桃碰撞或摩擦,音质清脆,有金属般悦耳的声响。

笨核桃,皮壳壳厚不好敲破,但其营养价值极高,吃起来香糯可口,回味无穷。这得益于它栲风沐雨,生长周期长,加上太行山土质中性偏碱,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特别有益,所以被誉为“长寿果”。捏一粒咀嚼,在笨核桃的香味里,弥漫着山里人的深情厚谊。

记得艾青先生写过一首《山核桃》:“一个个像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甲骨文/也像是黄杨木雕刻/玲珑剔透,变化无穷/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还是风雨雷电的傲文。”诗人在给山核桃画像,并用神来之笔,形象地把普普通通的山核桃与岁月的雕琢和风雨雷电的锤炼联系起来,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也勾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捧着坚硬的笨核桃,想起了无数在艰苦环境下滋养出朴直、强硬的太行山里人。

中年如诗亦如歌

□高爱玲

时间快得好像插了翅膀,一眨眼,新的一年将近过半。春生夏长,万物并秀,夏仿佛一段连绵无尽的绿锦,在山野间肆意地起伏流淌,说不尽的婉转灵透。

千帆过尽,方懂得人事艰难。没有任何一个年龄段,能像中年一样让人多思且感伤……

中年是一帧褪色的老照片,经历了岁月的风霜洗涤。年少太过青涩,年老太过衰弱,只有中年,看过花团锦簇的春光,路过绿荫遍地的盛夏,一路走到落叶凋零的清秋,世人眼里的红尘万丈,已被处理成一幅“人来鸟不惊”的山水画,却依然还有大片空白,等着我们去描摹另一段好时光。

中年是一首记忆中的老歌,或婉转,或铿锵的旋律总是与过往岁月的某个片段有关,在午后或是深夜忽然在脑海中唱响,瞬间将我们拉回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时光。那些记忆里,有依然年轻的母亲温柔的呼唤,有儿时玩伴天真的嬉闹,有心上人那缠绵的眼神,也有遗落于岁月深处的单纯和美好……

中年是一坛陈年的老酒,初酿时的苦涩与辛辣已被岁月过滤,留下的是甘醇绵长的人生滋味,只有经过历练的人才懂得品尝。它不像啤酒那样经得起青年人彻夜的狂欢,亦不像红酒总被人贴上优雅和浪漫的标签,它是厚重而感性的,在某个朗月当空的夜晚,就着一缕清风,独酌一分无处可诉的寂寞,生活千般滋味,在入喉的刹那,都化成了眼角的几滴热泪。

失却了飞扬的青春,得到了中年的睿智,阅历更加丰富,心胸更加豁达,灵魂逐渐丰满,于生命而言,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获得?人至中年,渐渐将生存模式从年少轻狂调整为沉稳淡泊,世界所有,不再是激昂的交响乐,而是轻柔的月光曲,学会了耐下性子去听,并从中品读出别样滋味……

中年,你会懂得所有浮华皆是表象;你会越来越习惯用平和、静好、温润这样柔软的字眼来形容生命和生活;你不再固执地只喜欢某个季节,而是承认四季各有千秋;即使不甘,你也开始尝试接受命运的安排。至此,你才真正懂得,成熟不过是终于学会沉默,学会独自面对,学会笑着流泪……

中年以后,常常于某个午后的窗前,看光影渐渐西移,忽然想起一个故人、一段往事,惊觉数十年的光阴竟然悄无声息地就不见了,想不伤感都难。一起不见的,还有许多曾在光阴里结伴而行的人,那些曾经以为几步之外就能叩开的门,那些熟悉到闭上眼睛亦能想起的面孔,后来跋山涉水也无缘再见。还有曾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些认真许下的诺言,终究被风吹散到了世界的某个角落,像一场梦,醒来即杳无踪迹。只是,那些在时间河流里渐行渐远的人,那些在岁月深处尘封的事,还是会在某一刻忽从心上经过,提醒着我们曾拥有过的不曾辜负的岁月,这段岁月,终将成为一种信仰,温暖我们的余生。

本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